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權衡卷八

宋　劉敞　撰

公羊之所以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吾以此三者皆非也以謂夫子作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為大漢用之訓世故不專據魯史而已然則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以為公子陽生也文當曰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有所誤有所闕

故云爾不知百二十國寶書悉爾書謬乎若悉爾書謬信公羊之說可也若百二十國寶書有一二不同仲尼何不去彼取此乎且百二十國之書衆矣不容悉謬又不宜悉同令奈何不革其不革也然後知所據魯史而已且公羊見晉晩入春秋則曰後治同姓同姓之先治者又不可遽數皆泥于百二十國寶書而不知本據魯史而作魯史所書有詳有略仲尼止考核是非加襃貶而已非必百二十國書也

又所謂張三世者本無益于經也何以言之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則是言仲尼作經託記傳聞而已説者乃分裂年歲參差不同欲以蒙頊其説務便私學假令推日月之例書之詳而中其義則曰當若此矣適不中義則猥曰此傳聞若所聞若所見故略故詳也以是通之以是扶之無往而不入要之無益于經而便于私學而已捨三世而言春秋豈不明乎又傳曰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然則本説三世

欲辨遠近近者諱而遠者不諱也今更不然賢者諱之不肖者不諱之通春秋之内無不如此亦何用分三世乎公羊以謂國君以國為體故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雖百世猶可復讎而言春秋之義遠則不諱豈不横出三世反戾其言乎

又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亦非也聖人作春秋本欲見襃貶是非達王義而已王義茍達雖不新周雖不故宋雖不當新王猶是春秋也聖人曰不怨天不

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今天不命以王天下之任而聖人因懟而自立王天下之文不可訓也且周命未改何新之説傳既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又見記成周宣榭火則謂外災不書今忽書者新周也既無足以輔經而厚誣聖人不亦甚乎説者又謂作春秋為漢制迷惑讖書以僞為真其端出于欲干合時君排抵二傳也今而觀之而不掩口笑也幾希矣又曰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夫春秋襃貶本也文質末也車服器械封建制度皆春秋

所後言也居周之世食周之粟擅合其爵（伯子男）擅易其時（田獵用夏時孟）豈仲尼所謂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者乎此不可通之尤者而儒者世世守之意乃欲尊顯仲尼而不知陷于非義也雖然為章句者則守之矣為道者則未之守也

隐公

元年者公羊以謂諸侯不得改元春秋王魯故託稱元非也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

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説者以謂變一為元元者氣也言天地由之始生夫人君即位何乃遠及天地未生之前乎又曰上無所繫故使春繫之夫制元年者人君也非實太極也以一為元氣何當于義哉其過在必欲成五始之説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上無所繫者文勢當然聖人雖欲損之不可損雖欲益之不可益又何云云乎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亦非也公羊言王者正受命是矣

其言文王則非矣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之閒者明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君不但指文王也又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即指文王非黜周也又公羊以謂王道三統即指文王非三統也此其自相背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此問之非也文不可先正月而後王也則問曰曷為先言春而後言王據春隨時則王之正可謂云爾已矣又公羊以為春者天之所為正者人之

所為所以先春而後王也亦非也元年獨非人之所為乎何以獨在春上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八字者文理相須皆載事者必皆庸焉非聖人新意也唯王一字在春正之間為聖人新意耳則所謂五始者殆虛言乎何休又言諸侯不奉春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按桓公書即位非能奉王正也此皆蔓衍其辭飾春秋焉可矣非傳道必信之語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公羊以謂桓貴隱卑然則國非隱公

之國也隱公亦僭而有之耳始僭而有之終辭而反之可謂知過矣未可謂能讓也今公羊美隱公善讓非其義矣茍爲非己有而有之者又可謂之讓豈春秋之意乎故讀春秋則多隱之讓推公羊則所謂讓乃非讓也然則公羊必欲謂隱公讓則宜先正隱公始有國必欲謂桓公賤則宜先正桓公始無國則隱得讓名桓得賤號矣今隱本無國則讓非其名也桓本有國則賤非其號矣隱無讓名則何賢之有桓無賤號則何惡之紀又

桓既本正當與商人同例不當春秋深絶之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休因曰妾母得稱夫人所以使漢室多母后之亂者由此言也嗚呼可不慎乎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公羊以謂及言汲汲也我欲之也非也按公會齊侯盟于柯當是時曹子手劔劫齊侯以復汶陽之田可謂我欲之矣而反書會則及者非我欲之也且公羊説春秋進儀父者為其慕義首與公盟也今按文欲盟汲汲者魯也而受褒者邾也不亦反施

之乎且公羊謂及者我欲之之辭即外欲之當如何書外欲之我不欲之書曁容可若外欲之我亦欲之當如何書曰會者無淺深之辭書會容可然而柯之盟則不通也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汲汲已無義矣儀父者公羊以謂襃之也言以魯為新王故襃儀父于先至也非也假令春秋誠以魯為新王者儀父猶不應襃何以言之本汲汲者

魯也非儀父也魯汲汲儀父不汲汲如有新王亦勿誅儀父則幸矣又何褒之敢望豈有王者作而汲汲從人盟乎有汲汲從人盟而得為王者乎

鄭伯克段于鄢克者公羊以謂殺也曰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何休因云以弗克大郤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非也彼弗克納者猶曰弗果納云爾非克段之比也即以弗克為善弗克葬有何善乎即以克之為惡弗克葬有何惡乎大凡春秋之文與事推移非拘一而廢百

也是何異求鄭人之璞于周人者哉鄭人謂玉之未剖曰璞周人謂鼠之未腊曰璞知其同名而不知其異物也故吾謂克之者戡之也戡之者殺之也不直言殺而言克者段有徒衆非直殺一夫者也

于鄢者公羊謂當國而在外也曰在内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何休曰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内難故録其地明當急誅之然則諸傳所稱者討賊例也地與不地皆已殺而後見

又何說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乎死乃復有為難者乎

休又曰其當國者殺于國內禍已絶故亦不地若然殺

于國外者禍獨未絶乎均之禍絶而已則國內猶國外

也

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休云稱天王者王

不能自正而上繫于天非也周雖微豈自嫌于楚越哉

周雖自嫌于楚越春秋亦豈嫌周于楚越哉楚越稱王

春秋正之為子周自繫天春秋可勿正乎且理必無自

稱天王之義此乃諸侯尊天子之號耳不如何休言也
宰咺者公羊以謂中士當以官録非也宰者尊稱非中
士所當冒又設非宰士可云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咺乎
來歸者公羊以謂來者不及事也而分别之曰會葬奔
喪稱來者常文也歸賵含襚稱來者不及事也其及事
者宜去来而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者又實不及事則公
羊所説都不信也吾以謂喪有早晚著之于經其及事
不及事可見也假令去来而不及事不可强通以及事

假令不去來而及事不可强排以不及事其情易明何假委曲為例乎然則有來而歸者有歸而不來者此其所以文異也會葬也奔喪也歸賵也襚也含也衛寳也公孫敖之喪也濟西田也有何異乎

惠公仲子者公羊以謂仲子惠公之妾非也此與僖公成風同耳成風豈僖公之妾乎又曰兼之非禮也是又以惠公仲子分兩人也亦非也妾母因子而得賵故舉母冠子明其以子得賵非兩人也公羊以妾母得稱夫

人故為此說苟知道者皆足以知其非矣又足辨乎及宋人盟于宿公羊以謂兩微者非也盟者國之大事豈兩微者所定乎苟有兩微者盟春秋固不書之然則此自公也諱之沒公矣

祭伯来公羊以謂奔也不及奔者王者無外也非也周人未滅降以為國魯人不王進以為君僭虛文而害實義仲尼豈為之乎且王者無外言奔不言出足矣亦猶言入不言歸也又欲不言奔則與祭公来何以異乎

公子益師卒公羊以謂何以不日遠也何休曰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吾謂己與父之臣雖誠有可恩者若有罪如季孫隱如者又可恩之何以訓後世乎彼實逐其君得以小恩妨大義乎又曰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吾謂公孫敖非無罪者實著甲申叔孫得臣傳無罪惡卒而不日何休乃引公孫敖以為諱恥而排叔孫得臣以見知不亦誣乎又曰所傳聞之

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吾謂春秋治十二世之事善善惡惡令如所言是使善惡混淆善不見旌惡不見貶也且公羊謂春秋以隱公當新王也有王者作方治内之時而忘恩於其卿佐乎故事在可以然之域則歸之三世在不可以然之域則致之新王使其言如循環而不可訓以迷世罔民也此學者之禍也故辨者能惑人以言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之謂歟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公羊以謂入者滅也無駭不氏者

疾始滅也非也春秋雖為國諱然皆使其文不害實今更滅為入則是文害實也且無駭不氏亦非疾始滅也滅人之國重矣始滅終滅其坐應同且公羊以春秋王魯所傳聞之世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豈非謂刑新國用輕典乎今貶無駭反特重貶鄭游遫反故輕殊不可曉也按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猶存諸侯僭佚猶鮮故魯卿執政多再命暈俠無駭皆是也公羊不知見無駭不氏因謂貶也又惡貶之過例因謂入者

滅也此求其義不得而强為之詞也

紀履緰来逆女公羊以謂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非也

按禮國君求昏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豈非主人乎又公羊外使文稱使内使文稱如若昏禮不稱主人履緰不稱使可也為養廉遠恥也公子遂如齊逆女故稱使乎豈聖人於佗國之君則欲使養廉遠恥於己國之君則欲使勿養廉遠恥乎此其不通也

夫人子氏薨公羊以謂隱之母也此公羊以妾母得稱夫人故謂隱母爲夫人也然妾母實不得稱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尚少存惠公仲子是也而隱公又賢豈其違禮私貴其母哉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以謂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公羊以日月爲例故爲此說然聖人據魯史以作經是以稱日其事則史其序則主會者爲之其義則丘有罪焉若夫日月有詳略此皆史文也

聖人所不得改之又非不欲改也無所據也事有善惡史文雖不實聖人則正之何則事故與日月不同也假令舊史無日月今例當日横增之則不信不增之則反於例如此者聖人所無可奈何也是以春秋不取日月也若夫人事之善惡政令之得失聖人嘗上考三五之世矣與天下共之故加其意而損益焉不疑故也故吾論春秋不以日月為例豈不然乎

天王崩公羊以謂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非也公羊據

百二十國寶書故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不知凡書者皆為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命卿也其名氏不著者微者也其不志葬則公自往也春秋常事不書故奔喪會葬朝京師皆不書也若以必其時則不書是無以見公自往與不自往

葬宋繆公公羊以謂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予謂

渴之與慢同施於葬先時耳若謂慢與渴有别則何不出過時而慢之例又所謂過時而日者直指齊桓公而言爾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若夫衛穆公宋文公乎若如傳所言者衛穆公宋文公無他患難而過時乃葬宜不日以見其慢無為乃隱之也又所謂過時而不日者謂平安無故而懈緩不能葬者也若國有憂亂嗣子放弑雖復過時豈臣子本情而當責以不能葬乎諸

成三年　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

如此義不可勝紀故稍舉焉其蔽在於以日月為例也

吾既言之矣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公羊以謂外取邑不書疾始取邑故書非也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言之故云爾不知佗國取邑有赴有不赴也赴者書之不赴者不書之其書之則春秋所有也其不書之則春秋所無有也且伐人取邑要為不可則疾始與久等耳長葛為久等為取邑而書何必分別外取邑哉何休又云外小惡不書故此處

見疾始也然則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則所聞所見之世應治外小惡諸取邑者何不據百二十國寶書悉書之而獨汎謂外取邑不書乎

衛州吁弑其君完公羊以謂不稱公子當國也非也諸弑君而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而未為大夫者也大夫弑君其三命稱氏其再命稱名其不命稱盜通乎春秋亦不說已當國與不當國何足辨乎公子公孫弑其君有不當國乎非公子公孫

弒其君有當國乎宋督宋萬豈當國為君者哉公子商人豈不當國為君者哉乃曰宋督為馮取國故使氏國然則齊陳乞亦為陽生取國何不使乞氏齊哉又曰商人次正當立故氏公子然則陽生亦本正當立何不氏公子哉以為陽生為讓故去公子商人豈不先讓舍而後弒之哉其讓之同而氏不氏異何也以謂陽生讓成于乞商人已自讓之則是讓成他人者不得次正之名而已自讓之者猶冒次正之號當使其罪差輕不亦失

輕重乎且春秋書陳乞弑君見謀成於乞足矣何不氏陽生以公子少明其次正乎此皆非聖人本意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何休云言及者起公要之其意謂及汲汲也非也及者與耳義不可稱曰公會宋公遇于清若爾便似遇者別一朝會之名非卒然相遇也公羊既無以釋及遂强云一君要之必欲使有汲汲之意居間以符元年之言而何休因就成之其去道不亦遠乎

翬帥師會宋公伐鄭公羊以謂翬不氏者與弑公貶也

非也當此之時翬未弑君可得貶乎且公羊說仲遂卒不於弑時貶者曰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是明不貶人於無罪也今此雖在隱年而固在無罪之時如何乃貶之乎又何休以謂桓三年乃無王者三年之前未無王也然則必及其已無王而後貶也於此貶翬可謂當乎是皆公羊何休之說而忽自違之謂他人何

五年考仲子之宫公羊以謂仲子桓母非也說已見元年歸賵初獻六羽公羊以謂僭諸公近之矣而未合也

魯祭周公宜用八佾祭魯公宜用六佾祭羣公宜四佾今祭仲子用六佾是以仲子僭魯公以仲子僭魯公則且以羣公僭周公矣言六羽之僭而不言八佾之僭者在春秋之中而不可言也此所以季氏得僭八佾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公羊以謂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施於塹守而已無擇於國與邑也茍有過告者則書之何為不言乎且春秋之所以不擇於國與邑而悉書之者有說為害民傷財也何謂邑不言圍

春秋權衡卷八

春秋權衡卷九

宋 劉敞 撰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公羊以謂是時戰于狐壤隱公獲焉本當言獲為諱大惡則當言戰而君獲不言敗績故不得言戰而言輸平也非也先是翬與諸侯伐鄭未有平文何謂吾成敗乎何休乃以外平不道接魯之公子與鄭為平理無不道者且元年宰咺来歸賵何休云外小惡不書書歸賵者接内故也今此翬及鄭平可得不

以接内書乎又且置此平虚論之戰而見獲而謂之輸平喪失實文與義乖非聖人本心也又曰稱人為共國辭且就公羊解之何以能必其非將卑師少乎文何以異于齊人来歸衛寶而横出於共國之語乎大凡國君使卿大夫㷀其逼君故常加其君使其人以厭之若使微者位卑無㷀故汎稱人耳歸衛寶歸成風之襚歸汶陽田皆與此一類也汶陽田有不言来者魯公及魯人自從齊國内受之也何以異哉

七年叔姬歸于紀公羊以謂叔姬者伯姬之娣也非也媵賤不書春秋之通法假令實後為嫡有賢行者書葬紀叔姬及紀叔姬歸于酅足以見矣雖然猶恐非也何乃又為書其初歸哉且公羊以謂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今叔姬非實嫡也伯姬死而攝嫡耳於攝嫡之時既以撓法書其賢又欲上及初歸之日文與伯姬並矣無乃許人媵者乃不使媵乎嫡媵之法自春秋亂之何哉

滕侯卒公羊以謂不名者微國也非也公羊說蔡侯考父卒隱八年曰卒從正葬從主人然則滕雖小國可獨不從正乎計許與滕大小猶等許爵為男在傳聞之世卒且書名僖四年新臣況滕侯乎何休又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襃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禄祭故稱侯是何迂僻也若嗣子得以其禄祭則先君得稱侯而嗣子豈不得以其禄傳世而後君何以獨不得稱侯迷妄至此可悲也哉且滕君猶以其子故

故稱侯則豈不得以其子故故書名哉吾謂假令滕侯卒忽有名何休必且曰其子朝魯其父應見禄故從大國例以是説經又何往而不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以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天子諸侯絶期者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致為親親則有矣何得以其屬通哉公子慶父伐于餘丘公子卒則以謂貶不稱弟也公子友如陳莊二十七年則無以説之不亦二三乎

八年我入邴公羊曰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非也經但言我實不言齊誣齊亦欲失其真矣

宿男卒何休曰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襃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襃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按宿當是時真小國矣又何説從小國例乎若宿本無國今襃為小國可矣宿自有國無説襃乃為小國也有王者作必不比天下之諸侯而誅之况肯比天下之諸侯而廢之乎諸侯不廢國故其國也宿雖不與公盟猶

是小國君也何强紛紛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羊以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
也非也無故貶莒子為人意以謂當使微者隨公不使
公隨小國之君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欲隨
微者卑稱乎欲為隱公張義其實乃損之耳
無駭卒說已見二年
九年俠卒公羊以謂未命大夫近之矣未合也俠者再命爾
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公羊以謂偏戰也非也按公羊

以日月為例故云爾若衛師燕師敗績豈非偏戰而内勝乎言戰言敗明偏戰乃得言戰也言敗而不言戰明彼乃獨敗非偏戰也覩文自了亦不假日月為例矣故魯與諸侯偏戰而勝則言戰言敗偏戰而不勝則言戰而不言敗詐戰而勝則言敗其師詐戰而不勝春秋無其文未知偶無之邪亦其諱詐而不勝者邪難衛師燕師敗績處

自在本經又公羊以謂内不言戰亦非也内不言戰而敗耳戰而勝何故不言即不當言龍門之戰何以言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以謂言其日者一月而再取
甚之也非也公既詐勝宋師用二十日間得其兩邑若
不著日則似同時取之此理當然非所甚也又曰内大
惡諱小惡書按春秋可諱則諱可書則書大惡有不諱
者躋僖公是也又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按外小惡書
者多矣豈謂不書乎詳傳此言又指百二十國寶書而
說不知據魯史也
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羊曰易也何休云

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非也公羊以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今變滅為取者是去大惡就小惡縱失鄭伯之罪而徒録其難易已爾可謂春秋乎且春秋何不言鄭伯伐滅之豈不兼見其因人之力而滅人之國乎而何為區區然記其難易而已滅國而難者於罪有省乎抑無省乎滅國而易者於罪有加乎抑無加乎均之滅國而已者無為分别其難易以顛倒滅取之名也且取之名何獨易乎宋人伐鄭圍長葛明

年取之更年而得邑公羊以謂强又何謂易乎

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公羊以謂其兼言之者微國也

非也雖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經乃遂略微國

之君乎此乃同時旅見者春秋據事而書欲見義耳且

滕薛穀鄧爵位差同而穀鄧失地滕薛先附何故略此

而厚彼乎何休又曰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

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亦非也如休之意以謂滕是後

常稱子薛是後常稱伯知本小國春秋王魯故襃為侯

耳然則薛本爵加滕一等以同姓之故故滕得與並稱侯又撓使居下不乃太阿乎猶有可諉曰位均夫先朝者可褒則先叛者可貶矣鄭人親獲隱公而爵列不降以謂稱人則足見矣公子翬終隱之篇貶鄭伯何獨不終隱之篇貶乎是皆委曲不通于道者也滕薛王者之元功也鄭人王者之亂臣也公子翬隱公之賊也以賊況亂臣理當終隱之篇貶矣又楚子執宋公伐宋公羊猶以終僖之篇貶之知此鄭人不得但一貶而已

公薨公羊曰隱無正月者讓乎桓也非也適無正月耳

若以輸平為據輸平何足恃乎

桓公

元年璧假許田公羊以謂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者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此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或曰許田或曰龜陰田據實而書豈擅改易哉

二年紀侯来朝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将娶于紀故封之

百里不知休此意者謂紀侯實自受封于周邪亦春秋見王將娶紀女故進其爵為侯法邪若以紀侯實自受封者安知滕薛後不稱侯非天子黜之邪若以春秋為王見義者又可謂新周王魯邪凡封建諸侯當自天子出而春秋私自進退名爵雜亂不知所統此可謂禮邪又曰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亦非也天子者養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者也能刑人能爵人則信其職矣雖然刑人當以罪爵人當以德豈以其

得專之遂妄刑人妄爵人哉况撓以情慾玩以私愛而捐百里之命于匹庶之人此輕宗廟社稷甚矣使後世不肖君因緣此義欲以下里賤人之女而共天地之事豈不甚失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曰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某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承赴而書故不甚見爾乃據齊侯鄭伯如紀以爲比例彼自亦妄説何可據乎所謂離不言

會者左氏得之矣

公至自唐何休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非也按元年會于垂休云不致者奪臣子辭此致休又云抑小人若誠奪臣子辭會戎有危而不致適可見矣何故反書其至與餘公一例邪且隱公與戎盟不書致亦奪臣子辭邪大凡矜巧辭以曲通者卯有毛白馬非馬猶可

通也但恐繁而不要亂道眞耳

三年春正月何休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非也弑君之罪不輕于成人亂易地之惡不差于納鼎太廟而以為元年未無王輕重失序刑罰不當民始無所措其手足且夫休所指桓無王止此數事矣弑君見于即位成亂姣于納賂易地著于壁假其迹已明雖使春秋歲輒書王其

可謂桓有王乎然則不書王其不為此數事亦明矣非公羊何休所能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以謂結言而不盟春秋善之也非也先王為民之不信言之難恃故殺牲約誓以告於神明而為盟所以齊信也然則盟固先王之所有矣春秋之惡盟者惡其瀆也非惡盟之不及結言也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筭陽穀之會公羊以謂遠國皆至桓公發禁於諸侯諸侯咸無用盟最盛矣

豈非結言而退乎則何不謂之胥命哉

四年公狩于郎公羊以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周禮雖非仲尼所論著然制度麤存焉蓋周公之舊也仲尼嘗執之矣子所執禮其有駁雜封國之制似周衰諸侯所增益也不足以害其大體蒐狩之名則吾從周何休云不言夏田者春秋制也以謂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稚幼也亦非也公羊子承絕學之後口授經傳顛倒蒐狩且有所

遺爾何說春秋制乎計仲尼之聖不過三王故曰禹吾無間然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夫三王四時皆田矣而春秋獨闕一者其意欲推仲尼之仁賢於三王也即有妄人四時俱勿畋又可謂賢於仲尼乎且以是而論聖人不亦淺哉禮記王制記四時之田亦復闕夏蓋王制出於漢時諸儒而諸儒承公羊之繆遂至於此不足以為據也鄭康成乃云是夏時制度避其號耳夫夏后非王莽也何謂若是多忌諱乎何休又云狩例時月者譏

不時也其意謂仲尼作春秋欲令於孟冬狩也夫仲尼之制作在哀十四年而桓公自用周禮以田狩桓公非得素受道於仲尼也在此爲此在彼爲彼仲尼安得而譏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不亦妄乎

宰渠伯糾来聘公羊以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至此哉又何休曰下去二時者爲貶天子下聘也亦非也史有遺闕日月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日月無足見義而益

之似不信故不為也茍焉曲為生義者又何不得五年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公羊以謂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非矣陸淳既言之矣

齊侯鄭伯如紀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義亦出隱二年注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哉何休又云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别嫌明微亦非也所謂嫌微者為其

害道是以必別之明之不知記離會何害於春秋而仲尼必欲改會為如以亂事實哉夫盟會同物而春秋獨不記離會又何為哉春秋雖內其國而公與諸侯固等列也記內離會可不謂之離會乎而以為離不言會失其類矣其惑在於百二十國寶書也

仍叔之子來聘公羊以謂父老子代從政若是則世卿也何不曰仍氏之子乎何休以謂不稱氏者起其父在夫春秋所以貶貶其世卿也今縱失世卿之罪而録其

父在而已無乃失輕重乎且武氏不言之子今此言之子亦可以見父在矣而不曰仍氏知非父老子代者也且文稱仍叔之子不足以效其父老子代義故難信也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公羊何休以謂實三國之君稱人從不疑非也若實國君則天子非微弱今以不能從諸侯而獨得其人所以見微弱也且若實國君從天子者春秋方書之以見褒何謂乃損其名哉

大雩公羊以謂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非也凡雩

者為請雨也若書雩以見旱是謂雩者必不得雨也若雩必不得雨則雩可以見旱矣若雩可得雨而以雩見旱豈雩之情乎又且旱而雩雩而得雨春秋將何以書之若書旱則實得雨若書雩又不足以效其得雨而方解以見旱若都勿書則廢其應變之精誠未知公羊何以解邪

州公如曹何休曰稱公者申其尊非也時王褒之則進爵郳子是春秋王魯褒之則進爵滕侯是有所責惡而見其尊亦進爵州公是春秋所嘉而賢者亦進爵高子是凡二百

四十二年而操賞罰四人焉是何營營乎且謂州公寔来亦足矣又何申之

六年寔来公羊以謂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何故慢之何休云州公過魯都而不朝是慢之亦非也諸侯相過安得必行朝禮假令過十國亦當處處朝乎蓋假涂則有之矣主為容禮則有之矣何必盡行朝禮乎先王之制諸侯相朝考禮正刑一德必就有道之國今桓公無道而人不朝

乃其宜也不敢棄先王也春秋方宜為魯內訟何暇責人乎且若休所云者入都必朝則是不擇有道而苟以行過為禮也春秋何以刺邾人牟人哉

大閱公羊以謂以罕書也何休曰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刺桓公忘武備也不知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始一閱邪謂桓公過其三年之期今始一閱也若自入春秋今始一閱則非獨桓公忘武備隱亦忘也如此審為桓公過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閱故得以罕書也然必閱而

後書之假令桓公終身不閱春秋遂不得書則是與隱公無以辨也又非必桓公終身不閱春秋不得書為可疑也假令桓公初歲一閱終歲又一閱春秋書之公羊必以謂書罕也則未知中間罕乎亦不罕乎若謂罕則中間無文以見若謂不罕則中間實未嘗閱此文之不通難以强合者也又何休所說簡車徒有比年三年五年之目在桓公之書獨閱以罕書是明比年五年俱不罕也桓公又非終不閱者也今已閱之矣直失其時耳

如比之於武備何謂忽忘乎
蔡人殺陳佗公羊以謂外淫乎蔡蔡人殺之非也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佗本簒故以討賊之辭言之猶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陳夏徵舒等也佗雖自君内不為國人所附外不為天子所命是以異於商人而不得以逾年例言也公羊子失其事實聊為設罪端耳
子同生公羊云喜有正也非也國之嫡嗣莫重焉史無得不書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何休

又曰不稱世子者明欲以正見無正亦非也諸侯之嫡雖當世爵然必誓於天子而後稱世子今此未誓故不稱世子耳以正見不正不亦鄙乎

七年焚咸丘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非也按公羊凡春秋所書内取邑苟不繫國悉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按邾人執鄫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諸若此類不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

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又公羊解取根牟曰諱亟也然則彼為亟故不繫國此為君存亦不繫亟於取邑小惡之小也焚人之君大惡之大也文不足以相起而實相亂未可謂善為春秋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羊以謂名者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實失地何故稱朝且朝者施於有國有家者春秋不以禮假人如之何以奔為朝也又諸侯失地者

不必名溫子弦子譚子是也何休之說以謂名者見不世也若如此彼三子者亦嘗世乎

八年己卯烝公羊以謂譏亟也非也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於此不得不書也烝猶將書壬午猶繹者不得不先書有事於太廟也此其實矣又何亟乎何休云屬十二月已烝者其意謂常事不書則此以非常書不知常事有不得已而書者亦不害於非常書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云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

非也祭公来魯魯非婚家也稱使何傷又不稱主人者豈確論乎吾既言之於紀履緰矣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何休曰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故曹伯卒葬詳録非也春秋豈為說之不以道而說乎古之制禮者非取其過厚也為之中節而已故過之不得不貶不及之不得不譏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何休云時實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非也公會衛侯

于桃丘者即公本約衛侯為會于桃丘也弗遇者公後其期衛侯已去不相遇逢也公羊本解遇為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為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為說何者公羊既云會者期辭矣又云一君要之若實期辭非要之也若實要之非期辭也二者不可並而離析乖邏非經意也要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

齊侯衛侯鄭伯来戰于郎公羊以謂稱来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聖人豈採其近乎圍之意而

書之哉且春秋惡戰耳不分别遠近遠近何當於義乎又曰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亦非也内不言敗爾言戰何傷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以謂知權非也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迺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刼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

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此者乎古之人既有知之者矣突歸于鄭公羊曰突何以名問之非也突之名猶小白許叔矣何故問乎當曰突何以不繫國則曰挈乎祭仲可矣又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非也改周之文從殷之質非聖人之意吾既言之

矣且在喪稱子者嗣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文同而義異聖人豈以為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稱名無義之甚以謂辭無所貶則孰與直稱子哉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未命者非也再命耳

十二年陳侯躍卒何休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嫌貶在名例不當絶故復去躍葬不亦甚乎其説之巧也凡公羊以謂葬者據百二十國寶書也其法應書則

得書不應書則不得書然則宜書曰某國葬某公猶曰宋葬繆公然今春秋所書皆曰葬某國公者是由内録也由内録者善惡何别焉而以謂有得書有不得書甚無謂也唯弒君滅國不書葬耳蓋以謂無臣子也凡何休所説諸葬不葬義類不可信皆若此

丙戌衛侯晉卒何休云云者非也直使有謬誤者仲尼因史作經知日月不可為例故悉置不革可以示必信耳非佗也

丁未戰于宋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而內勝何得不言戰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云何以不地近也然則近故不地則郎之來戰非為近也明矣而方解之曰郎猶可以不地不亦誣乎又曰其言戰從外也非也戰者聖王所有假令春秋實王魯猶不為諱戰戰而勝何故

諱乎其意以為敗則言戰言戰則敗也今實不敗不可言戰故云從外矣不知凡書戰而不言敗績者乃諱敗耳書戰而言敗績者敗者他國也必言戰而後見其敗何得不言譬如傳曰全曰牲傷曰牛而經曰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然則改卜之牛未有傷也何不曰改卜牲乎葢以謂稱牛不疑于傷也今書戰亦不疑于敗故牛實不傷而謂之牛有不疑也戰實不敗而謂之戰亦有不疑也又何以為從外乎

十四年御廩災何休云火自出燒之曰災按公羊例大曰災小曰火大者朝廷也小者宮寢也即有火自出而燒宮寢與非自出之火燒朝廷欲如何書之

乙亥嘗公羊以謂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非也天災可畏而不可知爲國家者見災而懼則足矣何廢宗廟之祭乎以謂當順天意是推難測之神道而曠明白之人事也若天道可畏則莫若恭敬禮事以謝之矣昔堯之時大水九年湯之時大旱七年若必廢祭以自責者

吾見荊棘生於宗廟矣

春秋權衡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權衡卷十

宋　劉敞　撰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以謂突之名奪正也非也突之不正明矣雖勿名之可勿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以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簒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以謂突之言歸順祭仲也夫突親簒兄奪國以順祭仲

而得言歸忽本宜為君者也方其出亦何獨不使順祭仲乎在突之入則得順祭仲而使為入無惡在忽之出則不得順祭仲而使為出有惡如是春秋乃助突而不助忽也不亦悖乎何休曰忽之出惡者為不如死之榮也亦非也公羊許祭仲為知權者固以祭仲為能以生易死今又責忽之不死若忽死為是則無以權許祭仲若忽生為是則又何生之榮而言祭仲則欲其以生易死言鄭忽則欲其以死易生不亦惑哉不亦惑哉孔子

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鄭伯突入于櫟公羊曰曷為不言入於鄭未言爾非也

實入於櫟未入于鄭豈得言鄭哉何休固據陽生為比

夫陽生入陳乞之家者誠在齊也又何疑乎衛侯入於

夷儀蒯聵入於戚公居於鄆皆一例爾

伐鄭何休以謂征突非也蓋休不知之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何休曰致者善公非也元年不致

以為奪臣子辭二年致以為深抑小人今書致以為善

公行義桓會不致以為無憂可危如休之言致者乍善乍惡乍安乍危無一可通也

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何休云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明元功之臣有誅無絶非也若元功之臣有誅無絶故儀父雖有罪猶不失初褒則滕侯薛侯未嘗有罪一褒之後便黜稱伯子何也

及齊師戰于奚何休云云者鄙俗之言耳

蔡季自陳歸于蔡何休以季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

之尊非也以季為名乎季未命為大夫則名氏不通以季為氏乎先君已沒則不合稱弟理適然耳諸休所稱者皆非也

葬蔡桓侯何休云奪臣子辭非也春秋之時禍亂有甚於封人者未聞奪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何休云云者非也日之食非專為魯春秋豈得強附著之魯哉聖人之說災異欲人懼耳非若眭孟京房指象求類如與鬼神通言者也

十八年葬我君桓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非也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復讎者以死敗為榮故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公羊賢之奈何為讎在外則勿復乎必曰量力而動不責逾國而討者又何以稱復讎者以死敗為榮乎伍子胥借吳之力以復楚公羊是之即以量力不責者如子胥乃可耳焉有據千乘之勢而知讎不報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公羊曰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非也夫人始與公俱如齊公薨喪歸則夫人固亦歸文不得特見爾非為念母特貶之也且公羊例夫人行唯奔喪致姜氏之不致適宜矣又何疑乎弟子不曉故妄問之公羊子忘其本例遂妄對之實說公薨於齊事起夫人而國人初不知也徐而知之則共責讓夫人夫人用是奔耳

單伯逆王姬公羊以謂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非也春秋之義許人臣者必使臣若以命於天子之故而不名是使不臣也又禮曰君前臣名公羊說公子糾不稱公子亦曰君前臣名豈有已國大夫受已君命但以命於天子遂得不名乎且公子糾異國之人單伯朝廷之臣於外國之人則正君臣之禮朝廷之臣反不務正君臣之禮甚可怪也又所謂命於天子不名者禮經未有不稱使天子名而使之也亦非也文何不曰天

子使單伯逆王姬凡天子嫁女而使魯為主必有告命魯既受命則使人逆女禮也何至天子自名單伯使之乎且主嫁女者魯侯也非單伯也天子何乃専名單伯而使之此事之不然

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周人雖愚豈其以衣服車馬而畀既葬之人哉且何以為儀

齊師遷紀郱鄑郚公羊曰遷之者取之也為襄公諱也非也有遷而不取者有取而不遷者有且遷且取者春

秋據實而書耳非諱也以遷邑為愈乎宋人遷宿公羊以謂當坐滅國然則齊師取邑諱從遷邑實言遷邑復坐滅邑安在諱也且襄公獨非懷惡而討不義者乎其何諱焉

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公羊以謂於餘丘邾邑也非也公羊見邑不繫國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何休云慶父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其意謂公弟也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不言弟又何起哉

三年葬桓王公羊以謂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曰改葬如改卜之類矣今不言改非改葬也何休云榮奢改葬葬非其宜故惡録之按休所引皆讖記也理不可信說者又謂坐義云王崩七年改葬必然也夫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固當據經文無改葬足以為實矣

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以謂賢紀季服罪故不名非也原春秋所以不貶季為畔者以季受命於紀侯也若齊

欲滅紀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専析其地以事讎敵外託服罪實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惡也且春秋貴死位無縁以專地事讎之人而輒襃之此明齊紀本非讎也襄公貪其土地紀侯自見不忍鬬其人又恥事惡人欲棄去之師法太王而患宗廟滅絶其心又未滿故使紀季以酅入齊為附庸也是紀侯輕南面之位而惜百姓之命不患終身無位而憂宗社之祀其仁心忠厚最為春秋所賢者也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以無君命雖有功不

除其惡假令季實服罪以存宗廟猶與趙鞅無君命等耳不得沒其叛又稱其字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謂滅也不言滅爲襄公諱也非也文稱紀侯大去何以謂之滅乎蔡侯弑父惡莫大焉楚子討之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者固惡其懷惡而討不義也紀侯九世之惡不深於蔡般齊襄懷惡而討不義不滅於楚子而春秋深抑紀侯以難明之事專信齊侯以一偏之辭何哉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

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何滅紀以為賢哉以辯持之以曲通之公羊之義固勝以道觀之以義推之公羊之義未有一可也

齊侯葬紀伯姬公羊以襄公為賢吾既言之矣

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謂實齊侯也非也春秋有不待貶絶而見罪惡者若實齊侯書之乃宜矣又何更之乎

五年倪犂来来朝公羊曰犂来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

也非也諸侯無生名凡生名者為貶之耳
伐衛公羊以謂不言納朔辟王也按公羊以納為篡然
則書納足明其罪矣今不務襃貶而反隱惡非春秋之
意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以謂實貴子突繫諸人耳非
也衛侯不臣王不能誅也遣貴子突救衛不能克也書
王子突適足以見其微矣此亦不待貶絶者何有繫諸
人哉

衛侯朔入于衛公羊曰其言入何何休云據頓子不復書入非也去年五國納衛侯實不能入令衛侯因利乘便遂能自入也納則言納入則言入初不相干無所多疑也推公羊之意所以為若言者蔽在以納者入辭也不知納者自納辭入者自辭入爾以謂不然無為去年冬諸侯既入之令年六月乃又入也何休又云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絶衛不當復立公子留亦非也休以據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若留者無宜不書故云爾

仲尼曰興滅國繼絶世有王者作猶曰興之繼之況以一朔之惡遂絶康叔之祀哉理不通也推不通之理欲以成百二十國寶書之驗而不悟違失聖人之意可憫笑者此也

公至自伐衛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休又說二國一國之別皆詭亂不經有為而為非凡例之體故不詰也

齊人来歸衛寶公羊曰此衛寶也齊人曷為来歸之衛

人歸之也非也宋人致郜鼎謂之郜鼎鼎本郜物也齊人歸寶謂之衛寶寶本衛物也事類相明無足可疑豈以謂之衛寶則必衛人歸之彼郜鼎者豈必郜人送之哉且經書齊人来歸至明白矣又何云乎

七年星隕如雨公羊説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妄語也若令不修春秋其文如此仲尼何得改之乎若彼言雨星非必衆星也令言如雨則衆星必也是仲尼横設不實之事以迷罔後

人也又仲尼不書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爲不書若尺而復不足書如雨亦不足書何者如何休之言以隕則爲異耳

秋大水無麥苗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春秋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計公羊之意謂當是時麥强而苗弱苗當先敗麥當後敗不當先書無麥也審如公羊言一災不書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以謂託不得已也非也仲尼豈為不實無狀以迷人哉觀聖人諱國惡者有之矣亦不從而為之辭而已夫從而為之辭者此小人之事也何以辱春秋

甲午祠兵公羊以謂為久也非也若魯欲以夏月與鄰國之齊共伐郕何至正月出師自取淹久乎

成降于齊師公羊以謂成者郕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共圍郕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

之降實降于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凡聖人諱國惡亦在可諱之域不在不可諱之域如改白為黑曰已為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傳世矣春秋之書要在無傳而自通非曲經以合傳也且所貴聖人之文者不貴其革易名字以惑人也如必革易名字然後可見褒貶諱避者誰不能為春秋哉

師還公羊曰病之也曰師病矣非師之罪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又凡春秋所刺譏苟滅國伐邑誰則

非君之罪乎既曰君罪師則無罪何至於此獨以為非師之罪乎則彼不記師還者皆非君罪而師罪乎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羊以謂不沒公者齊無君也非也齊之有君猶當沒公齊今無君何以反不沒公且以不沒公為尊內邪按高子来盟公羊云不稱使豈我無君蓋以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春秋尊魯魯無君猶不使齊侯敵魯大夫若齊無君春秋何得斥公以敵齊大夫哉又曰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何休曰是時

齊人来迎子糾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吾謂魯若不與齊糾者何縁與齊大夫盟所盟更何事哉公伐齊納糾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亦非也有伐而納者有圍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書之耳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以責以君前臣名乎且若稱公子糾則可謂非君前臣名乎

齊小白入于齊公羊云以國氏者當國也非也凡言當國之說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吾於州吁弑其君既言之矣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曰内不言敗此言敗者伐敗也非也若魯實以復讎而戰者春秋不宜不言公若以復讎者在下故不言公春秋豈奪人臣子意哉臣有善言君行之則君善也故書曰股肱良哉言一體也柰何以復讎者在下則不以其美歸公哉且謀之者

臣也行之者君也臣謀而君不行貶君可也臣謀而君行又欲何嫌

十年公侵宋公羊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似近矣未合也又戰不言伐是也戰重也其曰圍不言戰則非也圍未必重於戰不可詳圍而略戰

宋人遷宿公羊曰以地遷之非也直宋人以其力遷宿使臣于已無說還之與不還之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公羊曰我能敗之

故言次也何休云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不知二國之師進至於乘丘而我能敗之邪抑亦退至乘丘而我能敗之邪令推傳文及注意是自郎進至乘丘也然則郎非近邑桓十年来戰于郎何以謂之近乎圍邪彼時至郎則恐見圍此時至郎則猶未成於伐郎一地也何二三乃爾乎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以謂荆者州名也非也楚之有荆號非一日也詩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

非孔子改之也且楚在荆州以其强大故抑而謂之荆若荆州之地復有一國彊若楚者當有兩荆不亦妄乎又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以州名名之則徐猶荆也可得謂徐者州名之乎又曰國不若氏亦非也甲氏潞氏同為赤夷而國殊族異故分名耳譬猶漢之西域乃有三十六國總而名之謂之西域析而名之自然分别有何怪而强云進之稱氏乎又曰氏不若人假令赤狄治行益修者可云晉師滅赤狄甲人乎又曰蔡侯獻舞何

以名絶曷為絶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亦非也按公羊謂秦者夷也匿嫡之名然則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何故與夷狄獲中國邪凡春秋有獲其人者有以其人歸者文自不同非一物也以理言之獲蓋蹔得以歸蓋就虜而不恥者

十一年宋大水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按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而已無為詳宋而畧我也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故云爾

非實可信也

王姬歸于齊公羊云何以書過我也非也元年所書逆王姬及築館者皆以非常書則知常逆王姬及築館不當書故此王姬書歸而已若以謂過我而書者自周之齊何乃過魯

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按公羊例曰會猶最也及汲汲也信斯言者柯之盟曹子手劍以劫齊侯可謂非汲汲乎而不稱及何哉或者為公羊文過以謂諱之按春

秋但不書取汶陽田足矣又改及為會則是都喪事實使後人無由察其是非豈聖人意乎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公羊云後會也非也伐宋之時曾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公羊云書甚佞也按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若瞻為大夫而未命又何以别乎

多麋何休於此云云者非春秋意也不曰為災乎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酅以立襃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又何足據乎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

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衆姪娣共之哉獨不為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於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

安取此子哉苟令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强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

二十年齊大災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痢而亂火災之名乎又曰何以書及我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畧內哉

二十二年肆大省公羊以謂譏始忌省也非也經云肆

大靑而傳謂之忌省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足難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之意以謂大夫相殺也非也稱人則是殺有罪之辭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夏五月　何休於此云云者非也

公如齊納幣　何休云實淫泆不可言故因其自納幣見

之非也公不當喪娶又不當自納幣此春秋所貶也又何起淫泆之有

二十三年公至自齊公羊云危之也公一陳佗也非也有致善有致不善皆妄說也不可以通

蔡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非也假令莊公外淫天子詎能使知之而春秋責其聘小人乎

公如齊觀社何休云諱淫也非也假令君子諱國惡豈

可虛出不然之事以文過飾非乎

荆人来聘公羊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非也稱人即其大夫之辭耳何休乃云春秋王魯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化脩聘禮當進之若然者隱二年會戎于潛何不曰會戎人乎且荆人来聘明非其君自来矣今所言州國氏人名字爵七等之制皆進退人君者也如之何又欲移用於其臣乎何休又曰不繫國而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若然是後何不且書楚氏而遂足與楚人

盟于扈公羊曰危之也妄說耳

二十四年戎侵曹曹覊出奔陳公羊曰曹無大夫非也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春秋豈遺之哉又曹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今公羊不曰鄭無大夫而獨曰曹無大夫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語也

赤歸于曹郭公按此一事推尋傳注初無義理不知先儒顛倒繆妄何乃至如此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来聘何休云稱字敬老也非也春秋以名字襃貶非有殊功異行亦不輙字之藉使女叔實有賢行則稱氏為不見矣

衛侯朔卒何休云云飾非之語也無可信用

日有食之鼔用牲于社何休云書得禮非也若得禮則春秋當不書矣

大水鼔用牲于社于門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公子友如陳按公羊例母弟稱弟此公弟也則何以不曰公弟乎吾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既言之矣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於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凡公羊以大夫相殺稱人而君殺大夫稱國而不論大夫有罪無罪故使曹宋同文異義是非臆斷也又曰此蓋戰也滅也亦非也曹羈雖賢何能掩君滅之禍乎以曹羈之賢遂諱曹伯之滅又何義乎晉之假道於

虞也宫之奇諫推宫之奇之賢則無以異於曹羈矣春秋為曹羈諱曹伯不為宫之奇諱虞公何哉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通乎季子之私行非也文稱如陳非私行也且當是時内難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見幾遠舉者是謂忘宗國之亂而貴一身之全非賢智也且季子於此奔陳亦見釁端已成乎則莊公既病而召季子其釁端宜益深矣季子何以得入而與國政夫莊公病季子羈旅在外一旦召至授之

權柄人莫能禦者此明公子牙之徒禍猶未已也若彼之時禍猶未已況去莊公歿尚數年而遂云避内難出奔乎且季子與其奔也孰若勿奔以銷解其謀嘗識其勢若孔父之禦亂也而胡為背君捐國使回皇於亂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者也

杞伯来朝何休云不稱公者春秋黜之非也吾既言之矣

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

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非也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當此之時公羊以晉師夷狄之不若則何以不
使楚子主之豈晉師未有罪楚子有罪乎是何自相反
也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成師也亦非也
苟衛未得成師則春秋曷為書以偏戰之辭此為不知
春秋之文甚矣
冬築微大無麥禾公羊曰諱以凶年造邑非也築微在
冬冬初五穀畢入然後制國用在冬末故有前後耳豈故

諱哉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非也臣之有邑臣之禄也可得而專乎茍不可專則臣邑猶君邑也且假令俱臣邑者文可曰城諸防乎則與彼須朐何辨焉

三十年齊人降鄣公羊曰紀之遺邑也非也紀滅久矣猶存鄣乎又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

非可相假借為諱避也齊人降鄣猶曰宋人遷宿遷之不可諱為降也猶取之不可諱為遷也文如日月不可巧誣而猶云云多見其惑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蓋以操之為已蹙矣非也屬桓公取鄣諱之為降又近上滅譚滅遂亦無所貶夫桓公滅中國而不貶今伐山戎而貶侯以人此可謂識輕重乎且誠春秋意者是開桓公得滅中國而不得伐山戎也此所謂小辨破道小說害義君

子之所疾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公羊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非也譏在築臺不在臨民若不臨民臺可為乎臺若不可為雖不臨民雖不臨國雖不臨遠猶譏之也何必以三者限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公羊云不稱弟殺也其意欲以不稱弟起牙見殺非也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不稱弟又何故哉大凡君殺大夫舉當言殺外則見其專殺之罪

內則分別善惡之趨今季子誅牙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春秋無所復責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孔子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正謂此也不稱弟適其常文又何足據乎若謂刺公子牙則猶當坐殺大夫何休曰莊不卒大夫亦非也彼溺不卒者自以非執政故爾何謂莊不卒大夫哉

公子慶父如齊何休云奔也非也若奔而言如是春秋縱有罪也而曰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亦非也若

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但不殺之緩追逸賊書奔足矣又何故改之為如哉焉有臣殺其君不成而出推親親之意遂并諱其奔意者獨慶父可親親哉子般不可親親哉且季子不殺慶父非義也故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則殺矣由是言之緩追逸賊者季子之心也如慶父居國而不去季子安得而不殺且當殺之又何有諱其奔

春秋權衡卷十